

# 一部倾注心血和智慧的作品会重新塑造你

——张学东作品俄文版出版访谈

■ 罗季奥诺夫 罗玉兰 张学东

**罗季奥诺夫:**张先生您好! 2021年5月圣彼得堡海波龙出版社推出了您的长篇小说《家犬往事》俄文版。这是继2020年该社推出俄文版《张学东中篇小说选集——蛇吻》后,您在俄罗斯公开出版的第二本著作。在此衷心祝贺您!应该说,俄罗斯广大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还远远不够,我们全国每年会发表或出版中国文学作品二十五本到三十本之间,其中当代文学约在十二本左右。因此,被译介过来的每个版本都很珍贵,这些作品能最大限度地开阔俄罗斯人的眼界,特别是对加强俄中两国人民民心相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。我们希望能借此次采访的机会,更多地了解您的生活及创作状况。

**张学东:**十分荣幸,亦万分感谢!作为一名写作者,两年间先后有两本书经由二位译介到俄罗斯出版,应该说这是我的一份荣光。毋庸讳言,一定程度上,我们是读着托尔斯泰、普希金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契诃夫、普宁、果戈理、巴别尔、莱蒙托夫、屠格涅夫、帕斯捷尔纳克、索尔仁尼琴、肖洛霍夫、布尔加科夫等伟大作家的文学作品

成长起来的,这些名字中国作家耳熟能详,对他们的代表作更是如数家珍。所以,自己创作的小说有朝一日有了俄文版本,还是非常激动的。如您所言,中俄两国交流可谓源远流长,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,我也希望通过你们翻译家的不断努力,有更多中国当代作家的优秀作品,能够走进俄罗斯这片古老的土地,并被那里的广大读者所接受。

**罗玉兰:**我很荣幸两次翻译您的著作,去年海波龙社出版的《张学东中篇小说选集——蛇吻》就给人留下非常深的印象。您的中篇小说《阿基米德定律》《一意孤行》等最突出的特点是心理描写都很深刻,我们俄罗斯读者非常喜欢看到每个人物复杂的心情,甚至是他们心中的一个个痛点,您往往会让小说中的人物作出艰难的选择,这种选择关系到做人的原则和尊严;其次,您小说描写的是当代中国最真实的生活和人物,故事很曲折,有时让读者无法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,通过阅读您的小说,可以了解普通百姓的所思和所为,也可以了解发展中的中国城市到底是

什么样子。应该说,您的作品不仅代表宁夏文学,也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,我们愿意通过翻译您的作品,把优秀的中国故事带给俄罗斯读者。请您谈谈对文学翻译作品的一些认识。

**张学东:**译作是了解陌生世界和人群的一扇扇窗口,我们通过阅读那些被译介过来的优秀之作,可以不知不觉跨越千山万水,抵达一个又一个异域国度,接近一颗又一颗独特心灵,最重要的是,在文学的国度里,你能感觉到人类如此相似,肤色、地域、种族等都不是问题,唯有人性本身让这个世界千奇百怪,常常令人扼腕叹息。

**罗玉兰:**《家犬往事》是否存在自传性,或者说,这个故事与您的家庭在那个时期的经历是否密切相连?

**张学东:**我在中文版《家犬往事》后记里说过,这首先是一部想写给我女儿的书,中国的发展速度有目共睹,尤其近年来百姓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,我女儿生于新千年之初,可以说从出生以来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,“00后”这代人对国家的历史了解有限,特别是对新中国成立后所经历的风风雨雨,知之甚少。我就想通过一部文学作品,让我女儿以及她的同龄人有机会走近那段缺吃少穿的艰苦岁月,去体验普遍的贫困所带来的重压和伤害,我想以拒绝遗忘的方式为孩子们补上这一课,唯独如此,年轻读者才能深刻理解自己的国家是一路怎样走来的,才知幸福得来实属不易,才能倍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。《家犬往事》搅动的至少是两代人的共同记忆,我的祖辈、父辈是亲历者,对那

段历史不同程度地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,我小时候经常听到他们谈及那个特殊的年代,特别是祖父,每每见到我们吃饭时无端地浪费粮食,便会大加斥责,老人家的这些话当时听得耳朵起了老茧,不过对于后来的写作却大有裨益,这或许也是一种基因吧,我写这样的作品,算是对老人们的一个交代。

**罗季奥诺夫:**在阅读《家犬往事》时,我最担心那两条大狗会不会受革命群众之害,像在张贤亮的《邢老汉和狗的故事》中那样,令我高兴的是这些狗不仅自己生存,还一次次救出了那些无助的孩子,而它们最终还生下了小崽子。看上去,您特别心疼那两条狗。请您多谈一谈家犬。您家是不是一直养狗?您觉得养狗最大的好处在哪里?

**张学东:**诚如您注意到的,《家犬往事》确实没有回避真实甚至是残酷的历史背景,尽管故事是以孩童和家犬为主人公的,但它恰好体现了中国哲学中的“四两拨千斤”的理念,或者叫做以小博大,因此,我以为它是有力量的小说,我相信它能击中读者的心灵,也包括俄罗斯人。从小我家里就养狗,记忆最深的是一只狼狗,它还很小一点时,由我亲手从外面抱回家来养的,它矫健、机敏、勇猛,就像我在小说中描述的退役军犬“坦克”一样,看家护院时身先士卒、一丝不苟,应该说“坦克”就是它的化身。它是我年少时最贴心的玩伴,即便跟附近孩子们一起玩耍,我也时常牵着它。长大后我去南方求学,有一年暑假回来,发现狗窝空空如也,家里

人先告诉我它跑丢了,后来瞒不住,才说它死了,就葬在我家果园一隅,那一刻,我站在静悄悄的果园里,突然泪流满面,仿佛死去了一位至亲至爱的人,那以后很多年家里再没养过狗。人们总是说,狗是我们的朋友,这话一定是养过狗的人的肺腑之言。想想看,偌大一个院子,如果没有一只汪汪吠叫的大狗,这个家园便死气沉沉了无意趣,我以为人最了不起的是,他不光自己要活着,还要活得足够丰富精彩,院子里有了狗,就不一样了。我写《家犬往事》时,家里正好养着一只比熊犬,娇小玲珑可爱,更适合没有院子的楼宇生活,它总是喜欢黏人求抱抱,跟过去的大型家犬不能同日而语,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它不像狗,更像一只猫,总是懒洋洋地蹲卧在人的大腿上,反正我们全心全意养着它宠着它,我就是在它撒着娇打着呼噜的小声气中完成这部作品的,换句话说,这本书也包含了它的气息。

**罗玉兰:**刚才说到了张贤亮,应该说,我曾比较多地研究和翻译张贤亮的小说,并于2001年专程到银川拜访了张贤亮。很遗憾,他已于2014年离世了,但他担任过二十多年的宁夏作协主席,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不知他对您的创作生涯有没有产生某种影响?请您介绍下您和张贤亮的关系?另外,您这一代的作家和张贤亮那一代的作家最大的不同是什么?

**张学东:**张贤亮先生是宁夏乃至中国的一棵文学大树,他以自己二十余载的劳改生涯和生命体验,铸就了属于他那个时

代的文学辉煌,诸如《灵与肉》《绿化树》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《习惯死亡》等堪称一代经典。早在2001年,即我创作开初,彼时张贤亮先生尚担任宁夏作家协会主席一职,他曾亲自为我能成为中国作协会员签署了推荐意见:“张学东同志是青年作家中的佼佼者,这两年他的创作成绩有目共睹,为此我推荐他加入中国作协。”斯人已逝,墨迹犹存,对于这位了不起的大作家,我最想说的是,他曾以知识分子的一笔之力,撬动了中国乃至世界文坛,让外界知道了地处西北内陆渺小的省区宁夏,更为后来宁夏“三棵树”“新三棵树”及“文学林”的崛起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对于我们这代作家来说,他的成功经验不可复制。我们要做的是不断阅读前辈的作品,从中汲取营养。

**罗季奥诺夫:**当代西部的文学和中国东部、南部的文学相比,是否有某些特点?

**张学东:**南北、东西地理上的巨大差异,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学作品面貌上的迥然不同。通常,南方作家的文字就像那边连绵不绝的梅雨,阴柔、潮湿、怅惘、迂回,而北方作家更擅长用一种硬朗、质朴、憨厚甚至是笨拙的语言去构筑作品;东部特别是像长三角这样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,更容易出现都市文学和女性主义色彩比较浓的作品,而西北部地区历来是落后和欠发达的代名词,所以,这里的文学作品更多的是表现土地的贫瘠、家园的荒芜以及天灾人祸。当然,这一切都因人而异,作家的出生之地、生活环境、教育水平等等,都会影响到他们的创作。就我个人而

言,写过土地和灾难,写过乡村和城市,也写过历史和现实,不管写什么,我都非常注重人物的过去和现在,也就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,现实主义文学不光眷顾人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,更应该关注人物的历史背景和未来去向。

**罗玉兰:**您的日常生活是怎么一种状态?是不是每天都会伏案写作?具体是早上写还是晚上写?还有,是用电脑打字还是手写?记得作家刘震云曾说过,他在跑步过程中思考小说的故事。具体到您呢?

**张学东:**俗话说水无常势,写作者大抵如此。过去二十年,我习惯于早起,洗漱完毕用罢早餐和咖啡,可以在电脑前一坐两三个钟头,心无旁骛海阔天空地写小说,九点钟以后开车去单位,白天做编辑工作,晚上看看书,我极少夜间写作,而且很不喜欢阴天,坏天气很容易破坏我的思绪,而晴天丽日总让我灵感不断乐此不疲。2020年底,我完成了二十万字长篇新作《西西弗的石头》,这是我对新千年以来现实和生活的观察和思考,借用加缪的《西西弗的神话》给这部小说命名。这两年,我的身体被腰突症、肩周炎等困扰,写作状况已大不如从前了,以后再像过去那样痴迷写作恐怕不行了,也许身体也是在善意地提醒我,放慢脚步,好好读书,修身养性,毕竟年过半百,该写的东西基本完成。而且,写作在当下大有泛滥之势,铺天盖地、参差不齐的书刊,叫人对写作这件事产生了怀疑。每天,只要打开微信,圈里皆是新鲜出炉的作品推介和各色的创作之谈。有时候我想,不写也许比写本身更

有意义。

**罗季奥诺夫:**您自己比较喜欢阅读哪些作家的作品?枕边书都是什么?是否也包括外国文学?

**张学东:**我的阅读比较庞杂,单就外国文学来说,除了读上述经典的作家作品外,欧美及东亚作家作品涉猎相对较多,霍桑、海明威、福克纳、杰克·伦敦、路易斯·欧·亨利、卡佛、契弗、梭罗、莎士比亚、狄更斯、哈代、勃朗特姐妹、劳伦斯、奥威尔、毛姆、奈保尔、耶利内克、卢梭、司汤达、福楼拜、大仲马、雨果、布鲁斯特、莫泊桑、罗曼·罗兰、加缪、萨特、君特·格拉斯、托马斯·曼、乔伊斯、马尔克斯、巴尔加斯·略萨、博尔赫斯、茨威格、卡夫卡、萨拉马戈、太宰治、三岛由纪夫、川端康成、大江健三郎、帕慕克、门罗、库切等等,不胜枚举,甚至像周边韩国也有喜欢的作品,比如韩江的代表作《素食主义》便是其中之一。读书多年,其实最最喜欢的作品也是屈指可数,比如《日瓦戈医生》《罪与罚》《变形记》《百年孤独》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《包法利夫人》《失明症漫记》《钢琴教师》《个人的体验》等。当然,这里面也少不了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和鲁迅的一系列小说,前者是几乎堪称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写实主义杰作,后者则如锋利无比的解剖刀对社会和国民性一次次大动手术,它们都是我的枕边书,持续地为我的创作带来灵感。

**罗季奥诺夫:**2011年,您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作家代表团访问了俄罗斯。当时我们圣彼得堡大学和中国作协合作翻译

了一部中国当代文学中短篇小说选集,其中就包括您早期优秀的短篇小说《跪乳时期的羊》,咱们当时还围绕这部书中的作品进行了交流。不知您有没有像王蒙或冯骥才那样,也存在某种俄罗斯情结?或者说到俄罗斯,您最想谈论些什么?

**张学东:**去年末,刚好读过法国作家沃尔科夫的《彼得·柴可夫斯基——一幅真实画像》,这是一部非常真实生动的作品,甚至超越了普通的传记文学。柴可夫斯基在中国一直享有盛誉,一点儿不亚于托尔斯泰。十年前我随中国作家团访俄,好像正值柴可夫斯基诞辰一百七十周年,那晚,在美丽的圣彼得堡,主办方精心安排了柴氏的专场芭蕾舞纪念演出,《天鹅湖》《胡桃夹子》《睡美人》等经典剧目片段悉数上演,场面十分壮观,观众热情洋溢,激荡的“乌拉”声不绝于耳。我喜欢他还因为他的《第一钢琴协奏曲》《降B大调弦乐四重奏》《悲怆交响曲》,以及幻想序曲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,我女儿现在能熟练地弹奏钢琴曲,于我来说真是最美的享受。柴可夫斯基说过:“如果没有音乐,人们更容易同庸俗、低级、卑劣的东西同流合污。”他还说过另一句话:“如果说我注定要获得声誉,它也将迈着坚实的步伐姗姗来迟。”如此清醒而又理智的艺术家,就凭这两句话,人们没有办法不喜爱他。俄罗斯还有非常深厚的油画传统,列宾、列维坦、马尔科夫、克拉姆斯柯依等等,那次访俄,在国家展馆里亲眼目睹了他们的油画真迹,足慰平生矣。还有,俄罗斯的小朋友,几乎在所有参观的场所,都能看到老师带

领他们穿梭其中,孩子们面容清秀眸子明澈,生活在这个艺术国度,从小接受各种伟大作品的洗礼,在这个意义上,他们是幸福的。

**罗玉兰:**最近一年,整个人类的生活在疫情的冲击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这个局面让您领悟到什么?是否打算写有关疫情方面的小说?

**张学东:**新冠疫情爆发后,我又集中时间重读了《鼠疫》《十日谈》《智利地震》等经典文学作品,也进行过一番比较深入的思考,创作发表了随笔《庚子疫谭》。这样一场世界浩劫注定会在人类历史上留下印记,我认为,这场疫情似乎更想警告当今的人们,当我们自以为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时候,千万不要忘记还有大自然的不可抗力,与之相比,人类依然如此渺小和脆弱,甚至不堪一击;同时,也让我们看到人性的黑洞依旧深不可测。如果将来要创作一部有关疫情的小说,我可能会借鉴一下《失明症漫记》的表现手法,完全虚构和颠覆它。其实,写一部故事容易,创造一种方法最难,写灾难文学尤其要警惕。

**罗季奥诺夫:**您创作已过二十个年头,不知这期间,写作的追求是不是发生了变化?具体到目前是什么?您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作家?

**张学东:**二十年弹指之间,值得回味的东西很多,创作追求发生变化也是在所难免的。今年,国内即将出版我的《西北往事三部曲》,可以说这是我最最重要的作品,它涵盖了1958至1988近三十年的寻常百姓生活,包含了福与祸、得与失、悲与

喜、聚与散、生与死以及善与恶,是我二十多年创作生涯矢志不渝的一部三卷本作品,尽管这中间有犹豫、彷徨甚至停滞,但最终我还是坚持下来了,因为它是我的文学梦开始的地方,也就是现在大伙儿经常说的初心。文学对于个人来讲,也是一种体系建立的过程,从开始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到后来的亭台楼阁,慢慢你会发现,这个文字建筑真的拔地而起了,它承载了你所有的思想和抱负,它既是现实的,又是历史的;它既是你的,又不完全属于你;它是虚构的,同时又是那么真实。它就矗立在那里,成为你的另一种存在。一个人一生可以浑浑噩噩、得过且过,但是一部倾注了巨大心血和智慧的作品,它有可能重新塑造你,而且我知道自己确实被《西北往事三部曲》所塑造。我要感谢这二十年的时光,我没有挥霍它们,并尽可能将业余的分分秒秒挥洒在阅读和写作之上,所以,我现在最想对你们二位翻译家说,在这个意义上,我被作品塑造成有现实感、有历史担当,同时也是一位有力量的作家。

**罗季奥诺夫:**改革开放以来,世界目睹了中国的迅速崛起,中国人的日子过得

越来越好,现在中国人民在追求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。那么,当代文学如何助力这一梦想?

**张学东:**中国的变化可谓日新月异,几乎每天都能在各种媒体上看到有关经济、国防、科技、社会民生诸多方面的最新报道,我们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,而世界形势波诡云谲,这一切都需要作家艺术家潜心去捕捉并表达。而每个作家都有他们最熟悉的领域和最密切接触的生活,我以为每个个体做好自己的事,关注自己最感兴趣的群体,书写自己最感兴趣的故事,那么,千千万万个作家的作品集合起来,便以最真实最全面最生动最个性的方式,集束表达了我们对祖国的热爱对时代的赞美。有一点不知你们注意到没有,就是当代中国有一个非虚构写作群体,他们致力于用非小说的方式(或长篇叙事散文)来描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,就像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那样,这样的文学创作也颇受读者关注,这些作品绝大多数关注的正是现实进程中的中国,我相信,类似的文本对于助力中国梦的实现是有裨益的。

罗季奥诺夫,俄罗斯翻译家、汉学家。

罗玉兰,俄罗斯翻译家、汉学家。

张学东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宁夏文坛“新三棵树”之一。出版中短篇小说集、长篇小说多部。作品入选中国年度优秀小说选刊、选本百余种,部分进入年度小说排行榜。小说作品被译介到俄罗斯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日本等地。现居宁夏银川。

[责任编辑 白新茹]